

老街银行 的 行长们

石 丹 ◎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 郑州 ·

题 记

想忙一天，你请客；想忙一个月，你搬家；想忙一年，你盖房；
想忙一辈子，你就包个情人吧。

——一个老前辈的忠告

经典在民间(代序)

南豫见

民间是有心脏的。

支撑心脏律动的血液是生命的原动力。

这原动力就是思想。

换言之,民间思想的形态是接地气。“天意不可违,民意不可欺”就是这意思。

读了石丹先生的《老街银行的行长们》,我鲜明的直觉是这部长篇小说是民间思想之集大成。当下充斥市场的长篇小说,可谓汗牛充栋,林林总总。具备民间思想者乏善可陈。出于对民间思想的钦敬,我对石丹先生的小说一直情有独钟。之前,拜读完石丹先生的《过程》后,我满怀激情撰文《50后自画像》,但对这部充盈民间思想的大著,我的赞赏只能道其十之一二。

二十年前,我已把琳琅满目的长篇小说划定为三种:一种是“泡茶”,二种是“煮肉”,三种是“卖血”。泡茶者,茶皆是拿来的,从大鼻子洋人那里,从古人那里,甚至是从当今不甚出名的作家那里,盗一些“仙草”用自己的水泡泡,这种茶有时很畅销,蒙蒙不懂茶的人,博得一些喝彩。这毕竟也算是一种制作方法吧,可以理解,也可以认可,人家毕竟是用了自己的水。

“煮肉”者也不无拿来的方式，但是经过自己的精心酿造、加工烹调，也算是一种大众快餐吧，如同康师傅方便面，比“泡茶者”更接近民众。比如一系列写历史名人的东西，从司马迁那里，从《资治通鉴》那里，从“二十四史”那里，从《清史稿》那里，或者从诸多的野史杂说那里……因为在民间读这些大部头史册者毕竟不多，煮烂了、煮香了，让大家吃，当然可以博得啧啧称赞。

“卖血”者是剖开自己的血管，一滴滴地落在稿纸上，比如曹雪芹，比如帕斯捷尔纳克，比如索尔仁尼琴，再比如海明威等。因为受制于自身的血容量与造血功能，这种作品是绝对不可能高产的，高产者所出售的血无疑是掺了水的，比如哥伦比亚人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以后的作品《霍乱时期的爱情》等。

“泡茶”者，以所谓的“高雅”蒙人。

“煮肉”者，以美味诱人。

“卖血”者，以真情震撼人。

石丹先生的《老街银行的行长们》，无疑是第三种。

石丹先生在金融界摸爬滚打数十年，从县城一直干到省里，深谙金融界的明规则潜规则，对各级行长了如指掌。行长写行长，在文学圈当属凤毛麟角。有了这种地气通达的优势，作者出手的全是不掺丁点儿水分的干货，作品自然独具个性，不同凡响，出类拔萃。

文学是入学。“卖血”者石丹先生塑造的人物无不充满血性。胖子行长、瘦子行长、眼镜行长以及黑蛋行长，都形神兼备，各具特色。犹如一株株长在豫西老街沃土之上的红高粱，随风飒飒作响，摇头晃脑，让人感到朴实、亲切、自然，读了就刻在脑海里，经久不忘。然而最打动我的还是马大汉，此人一脸横肉，在老街黑白两道里不是老大胜似老大。此人红黑掺半的出身，坎坷的经历，丰富的人生，成了老街的一尊活化石，记录了老街从解放战争至今沉甸甸的历史。石丹先生栩栩如生地塑造了马大汉这个人物形象，这部长篇小说的艺术品质便

可圈可点了。

《老街银行的行长们》的成功,再次佐证了一条文学艺术的朴素哲理:经典在民间。

开 场 白

这是一本写银行行长们在我们老街工作和生活的书。

说是书,只不过讲述了发生在这些行长身上的一个个小故事。说是故事,但又不是那么完整,或者只能叫片段。

老街这个地方,是一个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古镇。楚墓、秦砖、汉瓦、明清建筑一条街、大青石块的驿道,每一道车辙里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话题,每一个门洞里都有讲不完的大小故事,每一座建筑里都有孔老夫子所不语的怪力乱神。老街人爱坐在大小街旁,摇晃着蒲扇,看人来人往,老街人更爱聚集在茶馆里面品茗,坐而论道。虽足不出户,但天下和世界都在心中。家长里短的话题,从不登大雅之堂,大家口中说的都是社会热点和焦点。讨论至高潮,还会因观点的不同而争论得面红耳赤。于是,就产生出了不同的流派,故而,就出现了百家讲坛。因此,老街的干部们退休之后,著书立说的不在少数。所以,每隔一段时间,坊间总会传出一部或两三部或四五部这个或那个的回忆录,而每一部印刷出来的回忆录,都会揭示出一个鲜为人知的秘密。这种民风民俗随着岁月的流逝,不仅没有淡化,反而更加纯正,格外程式化,老街的博物馆便日渐充实。

老街的行政建制也逐步地由小镇变为县城,改革后又升格为市。可以想

见,老街的规模并不很大,社交圈子小,人际关系比较复杂,大家一见面往外扯去,谈不了三五个人都是亲戚。用一个叫瘦行长的交流干部的话说,每一天醒来,我自始至终都认为老街是一个镇。用一个叫胖行长的话说,我在城里东西南北任何一个地方喝胡辣汤,都能有人给结账。一个叫眼镜的行长总结说,城市的概念应该是,出门能遇见亲戚,那是一个村;出门能遇见朋友,那是一个镇;出门能遇见熟人,那是一个县;出门谁也不认识,那是一个市;出门就得问路,那是省城;出门问路,几个人说的都不一样,那就是进大都市了。

老街人对这个论断很不高兴,总把这个弹丸之地当作一个崛起的中心。从来不觉得它小,只觉得它的档次高。因为,我们老街是省的重点示范区,在各大媒体中的出镜率很高,中央和省市领导常来常往。领导的照片不仅老街志书上有,就连那些叫不出来名堂的企业老板家里,也到处挂的都是跟大首长们的合影,尽管都是发黄的如同百年的老照片,但那是一种家族无上的荣耀。老街还是爱出干部常出干部的地方。用大家经常爱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老街的人上边各条战线都有。逢年过节,连警察都不敢管那些外地牌照的违章车,因为弄不好罚的就是某个地市领导的款。

自从老街升格后,凡是归系统管理的部门领导,基本上都是交流干部,尤其是银行这些部门。银行的行长们在老街最为活跃,因为,金融是经济发展的支柱和晴雨表,所以,他们的故事也就格外的引人注目。

这本书里面涉及的行长有好几位。

胖子行长。此人生下来就是肥头大耳,小时候倒挺讨人喜欢,人见人爱,都想捏一把。虽说在成长的过程中因生活所迫有一段时间曾经变成了小瘦猴,可基本框架在,一有机遇就如同吹胀了的皮球,一举一动颤颤巍巍,浑身上下都是包袱。胖虽说是财富的象征,但也真是压力,动不动就心慌气喘,凡是登山之类的运动项目当尾巴的就是他。据说出生时他瞎眼老奶奶用手摩挲着孙子哈哈大笑说,我这个孙子那可是一个当官的命,耳朵大,有福哇。在被组织上任命到

老街某专业银行当行长时，胖子就十分虔诚地给老奶奶烧了三炷香，把她老人家当先知敬。等到他在老街十分坎坷地碰了一头青之后的某一天，才突然想起自己的屁股上有一大块儿青胎记，才知道原来是被阎王爷打的。于是，胖子仰天长叹一声说，我老奶真是个瞎子啊。

瘦子行长，形如其人。他也是个交流干部，只不过被提拔得晚了一些，用他自己的话说，这辈子一直搭的是末班车。他曾经和我面对面掰着手指头算着说，离开知青点是最后一个，考进银行是最后一名，拿到函授文凭是最后一个，同批的是最后一个才被提拔，当上行长也是派到最小的一个城市。因此，成熟中带点暮气，满足中又夹杂着遗憾。他所管的那个专业银行，机构少，人数少，业务量也不大，闲暇之时四处找对劲儿的人喝茶打牌，这是他唯一的爱好。再时不时地耍个小心眼儿占个上风，就可以很满足地高兴一阵子。瘦子行长自己评价自己说，本人的兴奋点很低，属高原反应。

眼镜行长是专科院校的高才生，一直走的是竞聘路线。进银行是考的，当后备干部是笔试第一，二十几岁就被提拔起来也全凭的是一支笔和一张嘴。从走出校门的那一天起，他就憋足了劲儿要充分证明自己的价值。也算是春风得意马蹄疾，正赶上他们专业银行那阵儿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所以起点不低，在机关的一个科室里主持工作还不到一年，就被确定为后备干部。遇上空缺再一研究，就让他到老街去练一身硬功夫。潜台词的话，那就是等着自然接班了。追求卓越和创新发展就是他的口头禅。

“我”则是一个叫黑蛋的家伙，在本书的几个银行行长中，就“我”是土生土长的老街人。在老街黑白两道里不是老大胜似老大一脸横肉的马大汉和已经当上了老街市市长的李长腿、国企老板二炮等，我们都是从小玩大的同班同学。

马大汉，岁数要比他们几个都大些。说他是革命的后代也中，说他是反革命的后代也行。因为他的母亲是打入土匪内部的女共产党员，为了和平解放老街，她老人家忍辱负重嫁给了民团司令，目的就是策反起义，助推解放。谁知这

老土匪冥顽不化,看不清形势,在解放老街的关键时刻竟然还敢负隅顽抗,甘做旧社会的殉葬品。于是我马大姨就大义灭亲,甩手一枪,便代表人民把这个司令的脑袋打开花了。这本来是一个壮举,也是一件很明了的事情,可在老街后来一场运动接一场运动的非常时期,却搞得一团糟,谁也说不清谁有毛病还是没毛病。不仅我马大姨的政治历史不清白,就连他爹面也没有见过而且还是女共产党员后代的马大汉,也烙上了土匪娃儿的印记。越是没有希望的人越是有能量,马大汉生就一副土匪身材土匪胆,不大的年纪就能翻墙越户,一双铁拳打遍全城无敌手,成了老街的孩子王。现在想想也是,他不厉害在前,那就没有生存的余地。他还是我们几个的保护神,小时候被谁欺负了,只要喊一声马大哥,立刻就能改地换天,吓得对方屁滚尿流抱头鼠窜。记得我、李长腿和二炮几个哥们儿身披大红花站立在敞篷汽车上面,被人敲锣打鼓地往知青林场送,还傻乎乎笑着的时候,马大汉一根铁杖挑着被卷儿,向我们打着招呼,我闯西北啦!几年后,我们上大学的上大学,当兵的当兵,招工的招工。当回到老街再见面的时候,马大汉已经开着一辆四轮儿车,带着一个小巧的四川妹,四川妹脊梁背着大儿子,怀里抱着二儿子,肚里装着三儿子。他撇着大嘴哈哈笑着说,别看你嫂子样儿不咋地,可歪缸出好酒,儿子专拣咱漂亮的地方长。我说,都起的啥名?马大汉说,你们都不在,我也图省事,生一个画一行儿,老大就叫马一行,老二就叫马二行,老三就叫马三行吧。他尽管文化不高,却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那年代孩子们上学都必须识一百个数,还要认得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伟大的革命导师。由于外国名字绕嘴,孩子们都记不全,要么就是记混了。马大汉指导着说,马克思是满脸胡子,恩格斯是半脸胡子,列宁是满嘴胡子,斯大林是半嘴胡子。孩子们齐声欢呼说,记住了。尽管我们是一代人,可思维方式就是不一样,别人不敢想不敢干的事,他就敢想敢干,而且每次都是歪打正着地赶上形势了。现在可以说,马大汉是老街的首富。因此,我们几个经常在一起议论探讨,大家认为,可能大俗就是大雅,所有延伸到极致的东西,都是殊途

同归的结果。我感叹道,看来,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歪打正着。

本书还有一个特点,作为几个主要人物的行长几乎没有正规的名和姓,都是外号。我想这不要紧,外号反而比真名好记,因为外号有特点。

目录

128	套间	135
120	骚动的心	127
111	还账一幕	119
82	行花的故事	110
71	给企业立项	81
47	说外语的小胡	70
31	笑寺	46
15	地气	30
1	金蝇	14
1	开场白	5

争艳	检查组到来之后	清偿问题	老板	老记	魔盒	对白耳朵	眼镜	吉祥的号码	手谈
246	235	226	213	204	192	180	172	148	136
258	245	234	225	212	203	191	179	171	147

—391—	逃亡	—408—
—370—	绑架胖行长	—390—
—357—	红伞	—369—
—344—	惊蛰	—356—
—326—	冷枪	—343—
—310—	撒并网点	—325—
—295—	杨大头狗肉火锅	—309—
—276—	神圣的天职	—294—
—259—	远行	—275—

金 蝇

从便池上刚站起身,我便感到自己的眼睛里有一只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的金色苍蝇在很有规律地飞舞着,以至于当面前真有一只苍蝇的时候,反倒打不准够不着了。

市长通知所有的老街银行行长去牛头山的极目阁开一个什么现场会。我想,李长腿这小子又在打什么鬼主意?如果这次不是指名道姓地点将,我根本不去。

牛头山是老街背靠着的一座圈椅形的山。从风水学的角度上讲,老街的风调雨顺和安居乐业都应该得益于它。在老几辈人的眼里嘴里,牛头山是神秘的,也是神圣的。老街的好多民间传说和神话传说的开头都是:从前啊,在牛头山——可是,20世纪50年代的“大跃进”大炼钢铁时人为地毁了这座原始植被非常好的青山。现在山光秃秃的不说,平常的干旱,雨时的洪水,气候的不正常,也都来自它的报复。许多年之后,老街政府终于认识到了这一点,连续几任都努力绿化。每年一到植树节,领导们都会来这里,通过报纸和电视做做表率,影响老街居民,各单位也必须把男男女女轰上山去种下几窝青苗。这好多年的努力还真是没有白费,牛头山终于又长出了绿绿的青苗。虽说只是寸发,但可

真是希望。而且，从电视的天气预报卫星云图里面经常看到，我们老街每年都要比其他地方多下几回雨。每每看到这些，我由衷地理解什么才叫百年树木，十年树人，也开始感到有希望了。

汽车盘旋着开上了山，老远就看见李长腿正双手背到身后，站在亭子里，极目远望，显得很有点儿市长的深沉样。

他说，今儿你可得给我唱白脸。

我说，你总得给弟兄们交个底儿吧？

他狡猾地说，老规矩，你跟着溜就中，我肩膀上有戏。

我说，今儿我眼睛里有一只苍蝇，自上而下又自下而上地飞呀飞呀飞。

他哼着鼻子说，我去年就有了。这是咱们老街人的特点，男人一过四十岁眼里就有。

看到行长们一悠一晃地往亭里走来，我便装成满腹心事的样子，皱着眉头大口大口地抽烟。

李长腿双手叉腰望着山下蜂窝一般的居民楼，旁若无人地伸长了脖子，摇头晃脑地吟诵：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

我装作一副陶醉的幸福模样说，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真叫绝，他人虽未到过岳阳楼，妈的，竟比到过岳阳楼、住在岳阳楼、欣赏岳阳楼的人还会赞美岳阳楼。标标准准的雾中看花朦胧美。

李长腿轻轻地点着头叹息，只有跳出小圈子才能有这大境界，才能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绝唱。

几位行长的头像看宽银幕似的，扭过来又扭过去瞧着我俩，不知是糊涂还是钦佩地说，李市长和黑行长书就是读得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胖行长扭着粗腰贴着耳朵问我，啥意思，这究竟是啥意思嘛。

我说,小意思。领导们都爱这一手,博学多才嘛。

胖行长小眼眯成一条线递给我支烟说,太简单了,你俩是铁哥儿们,这谁不知道!

瘦行长凑过来说,别给同仁往布袋里装。

我故意白了他们一眼说,哥哥是这号人吗?

胖行长想了想说,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风很大,每个人都被吹得披头散发,连说话也很不方便。尽管李长腿的话被山风肢解得支离破碎,但每个人还是装着听得很认真,也似乎听得很明白。我咬着牙想,李长腿这家伙恐怕压根儿就没准备让我们听清楚。反正结果已经在他心里了。最后一句大家可是都听清楚了,今儿政府请客。

胖行长说,恐怕是一顿高价饭。

我说,不吃白不吃。

瘦行长说,吃了也白吃。老弟,财权都收到上一级行了,再也挤不出几两油喽。

胖行长说,不听你胡说,哪一回不是你先当汉奸。

我说,好像老街落后的责任在咱各家银行。

眼镜行长尖声冒一句说,老街振兴,人人有责。

秘书长不冷不热地夸他说,是个有心人。

果然是顿高价饭。酒足饭饱之后政府办主任给每位头头发个红头文件:各行出城建集资费五十万元。大家红着脸扭头就跑连屁也未放一个。

我悄悄问秘书长,城建集资干什么?

秘书长说,整修拓宽人民路,让它变成观光大道。

我想,今天应该是一个快乐的日子。一是马大汉打电话说,他儿子马二行订婚了;二是我们行又被评上了省银行业的一个什么什么青年文明号;三是通

过上面的内线得知,我个人被内定为省行后备干部人选。可是今天的摊派,让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

秘书轻轻走进来说,下午市委还有个会去不去?

我说,不去。

秘书笑眯眯地说,还说是去上省行开紧急会了吧?

我想想说,你就不会换个花样?

秘书说,我定吧。

我说,可要编像点啊。

老同学二炮一脸灰土,门也不敲便闯了进来。这段时间他们企业货源紧张,心情很不好。说白了就是用公猪的生殖器加工的名牌猪宝贝没了下家,全市临近成年的割完了,加上幼年的也不够。二炮急得直看老母猪的大肚子,盼它生儿子。市场火了二炮急了,弄得市里干部层里一片恐慌,大家到处传言发警告说,谁要是不老实,小心二炮拿你开刀。

我说,你现在可是恶名在外。

二炮一扫往日斯文拍桌拍腿地叫,更可恨的是假冒伪劣满天飞,鸡毛杆塑料绳也充猪鞭子坏我名声。李长腿他小子再不管我可真敢拿他开刀。

我说,是啊,咱老街就这个猪宝贝了,再停产是男人都得阳痿。

二炮摆摆手说,正经点正经点。

我说,李长腿向银行摊派是啥意思。

二炮说,他没给你交底。

我说,没有。

二炮说,企业不中了,农业靠天又靠不住,不在城建上玩能行?

我说,你算是把他吃透了。

二炮说,你能不懂?

我说,这回可是真不懂。